

散文 佳作 丁可唯

筆名/憂鬱小可

個人簡介：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二年 A 班

自紹興的好人，不愛喝黃酒，也不是魯迅親戚。

就讀於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二年 A 班

霧

決定動筆記敘的這段記憶，已經距離我很遙遠。其實我心裡明白，再談這件事，也很難有人能與我共情。畢竟時過境遷，那時的人，那時的故事，早已經沒有什麼人在意，只是最近的台中又大霧瀰漫，行路中，時常看不清前方的路。模糊之中，我總會想起他，好似遙遠的，在濃霧的盡頭可以望見他的那棟老房子。

那時的我還住在舊家，在車站附近，每日人來人往的地段，眾聲喧嘩。於是我放學時常常繞道走，跨過一道矮牆，從巷弄回家，避免嗅到滿鼻子的尾氣。老劉就住在小巷的盡頭，每次路過，我都能遇見他，一位潦倒的老人，總搬一把木椅子坐在庫房門口，庫房小小的門敞開著，墨綠色的油漆有些剝落，露出內裡紅棕色的鐵鏽。幾條小狗站在門檻上陪著他，他手裡夾了一支菸，看到我時，那隻拿菸的手朝我揮一下，「你放學啦。」

我總是不敢直視他的眼神，只能看著那團煙霧在空氣中瀰漫，消散。

起初我們並不認識，有時我放學時路過，會遠遠地望一眼巷口的他，像是某種對於人間的觀察，心想這個老頭挺怪的，總是整個人窩在椅子裡，什麼都不做，莫不是在聽路邊的風。

有一段時間，連續幾天都是大霧天，能見度低。天空灰濛濛的，帶著濕氣，整條小巷好像浸泡在了乳白色的濃霧中。我放學路過，聽見巷子那頭傳來幾聲小狗的叫聲，有些好奇地走過去。窄窄的小巷很快就走到了盡頭，老劉就坐在那裡，側身撫摸著一隻小狗的背脊，瞧見了我，像老熟人似的對我揮了揮手，咧著嘴笑，

龜乾裂的嘴唇後面，露出稀稀拉拉幾顆黃牙，像是抽了大半輩子的菸，身後幾條小奶狗跟著對我汪汪汪地叫。湊近看了我才發現，他眼睛有病，眼球蒙了一層渾濁的白色，好像今天這霧跑進了他的眼裡。

我因發現了這個秘密有些羞愧，移開了視線，他身後敞開著門的屋裡空蕩蕩的，關著燈。後來老劉告訴我，他一個人住，孤單得很，養了三條狗，都是社區裡的流浪狗，其實也算不上他養的，只不過是他時常會去喂它們，久而久之那幾條小狗成了他們家的常駐客人。回家後，有意無意跟奶奶提起老劉，她看我感興趣，便說她也算是認得他。

「老劉從前是個當兵的，因為得了眼疾，醫不好，就被送回來了。眼睛有病，看人像在霧裡。這人活得窩囊，以後少找他說話，不怕被人家說閒話啊。」

原來他曾經還是個英雄，只是眼睛不好，我心想，怪不得他只能靜靜地坐在那裡。

那天我放學比往常早，又忍不住悄悄繞進了巷子。也不知怎的，他明明看不清我，但還沒等我走近，他就遠遠地跟我揮手了，好像有某種感應一般。我便為自己壯了壯膽，慢慢地朝他的椅子走去，靠著他的椅子把手，問他能否與我講一些過去的故事。

老劉雖然眼力不好，但是非常樂意講故事給我聽，說起抗日戰爭他最在行。

「你不知道，小日本那炮彈多厲害啊……被打到就沒命啦，光是打到地上那震動都能把人內臟震碎叻。」

「還好我們聰明啊，壕溝挖得好，我保住了一條性命啊。」

他說話時還要用手比劃著，炮彈這麼長，壕溝這麼深，頓時好像變了一個人，不再是那個縮在椅子裡的老頭了，而是光榮的退役軍官一般。而這一切對我來說

只是聽故事一樣，是我無法想像的，炮彈、戰壕，那都是太過於遙遠的事物。說到最激烈的地方，我緊張地抓住了椅子把手，他卻擺擺手，說：「時候不早了，回去吧，你家裡人要擔心的。」

我「哼哼」幾聲表達我的不滿，跑開去，又轉頭對他大聲喊道：「老劉！再見啊！我明天還來聽你講！」

對於當時的我來說，老劉就像是閃閃發光的英雄，比教科書上那些陌生的名字都要耀眼，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、抗美援朝，都是我從他嘴裏聽來的，他那雙眼睛裡瀰漫的大霧，仿佛不再是某種眼疾病痛的象徵，而是裹藏了無數戰場往事的沉重。

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的好朋友，我們約好一起在放學後去聽他講故事。那天，我滿懷期待地牽著朋友的小手一起向巷口走去，他靜靜地坐在門前，卻沒有看我，椅子旁的地上放著一個空了的棕色酒瓶。

「老劉，你今天再說說打小日本的事情嘛！」

他有些惆悵地望著遠方的天空，沒有理會我。

「我好多戰友都死在那兒了。我被送回來了，我連勝利了都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。」

「我算什麼，一個逃兵，到如今，連個名字都沒。」

說完，他低下頭去，撫摸著腳邊小狗的背脊，棕色的小狗毛茸茸的。朋友聽得覺得乏味，甩開了我的手，悻悻地走了。

我望著她離開的背影，有些惱怒，「老劉，你是膽小鬼，你為什麼今天不說打小日本了！」

他聽著一愣，搖搖頭嘆了口氣，不願意理我了，將地上的小狗抱到了膝蓋上

順著毛。

「你才不是英雄！故事都是假的！你是狗熊，瞎狗熊！」

老劉抬起頭看著我，嘴角帶著一絲苦笑，眼底大霧瀰漫，好像噙滿了他的眼淚。

那之後，我許久沒有去見他了。奶奶讓我少跟他來往，而我也羞於見他。朋友問起我時，我也只敢說，那是個瘋老頭，其實我也不大熟，之前被他的謊話給騙了。

我再路過那裡時，已經不見他的身影了。庫房的鐵門死死地鎖著，門前的椅子空落落的，旁邊放了一個小碗，裡面裝了些肉骨頭，幾隻小狗在房子門口踱步，彷彿也在詢問我他的去處。他消失了好一段時間，聽奶奶說，他跑江蘇去了，至於去做什麼，沒人知道，或許是討錢之類的事情吧。

再一次見到他時，他沒有像往常一樣坐在門前。庫房墨綠色的鐵門敞開著，我感到有些驚喜，也顧不得之前的矛盾了，悄悄地跑了進去，想問問他去哪了。

「老劉！」

只見他站在木床上，頭快要碰到矮矮的天花板了，穿著單薄的汗衫和一條破秋褲，房間里散發著濃重的酒氣。他表情有些慌張，漲紅了臉，瞪大著雙眼，眼神卻有些失焦，手裡拿著枕頭，對著眼前的空氣亂揮，腳步凌亂，嘴裏嚷著「小日本，滾，滾，我不怕你」，說著咳嗽了幾聲，枕頭被甩出去，掉在了地上，撞得地上的燒酒瓶「咕嚕嚕」地滾了幾圈。枕頭一角破了，露出了裡面的棉花，對面的小狗往後退了幾步，發出「嚶嚶」的聲音。

他累了，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，抬起頭才看到我進來了，用手抓了抓頭髮，對我苦笑了一下，「今天放學挺早啊」。

我一腳踢開酒瓶，從地上撿起那個枕頭，拍掉了灰塵，遞給他，「不早，算晚的了，天都黑了。」

他接過酒瓶，朝我攤開手掌，手掌左側有一道長長的疤痕。我看到他手裡有一枚小小的勳章，邊角有些磨損的痕跡，但還是很新，銀色的圓形背景上畫著星星，在白熾燈下反射著光芒。

「咯咯咯咯」，他癡癡地笑著，把那個勳章放在我眼前讓我看了又看，「我終於要回他了，費了好大功夫，我沒有騙你啊……」

我點點頭，用他聽不到的音量輕聲說了一句「對不起」，扶著他躺回了床上，又輕輕地關上了門。

他還是坐在巷口，靜靜地窩在椅子裡什麼都不幹，可我再遇見他時，卻覺得他眼裡的霧好像逐漸散去了。

最後一次見他，是冬天的一個清晨，太陽還沒出來，天空灰濛濛的，瀰漫著乳白色的大霧。我背著書包走去上學，看到他屋子門口閃著紅藍色的燈，我心裡一緊，快步往前走，還沒走到，隱隱約約見到他被躺著從屋子裡抬出來，抬進了救護車裡。車子關上了門，沿著小巷向前駛去，紅藍色的燈閃爍著開進了霧裡，墨綠色的鐵門空落落地敞開著，幾條小狗叫著跟在車子後面跑了一段，又停在了霧裡。

「老劉，老劉！」我喊叫著他，希望他能聽見，眼淚止不住地從我眼眶裡流出來。我目送著救護車的遠去，就像那麼多次，他看著傍晚放學從遠處走來的我一樣。

他去世了。

後來再路過那個小巷，是他兒子來收拾他的遺物。那是他第一次露面，頭髮

亂糟糟的一個中年男人，身材有些發福，從背影能看出的疲憊。跟我們說著「他明明說自己過得挺好的不要我們來看他……」，然後蹲在櫃子旁默默地哭了。

我默默地打開了他的衣櫃，一股熟悉的菸味混合著舊衣櫃的味道撲面而來。裡面竟是一些舊衣服，沒什麼好看的。我撩起那幾件掛著的衣服，望向櫃子最深處，那是一件墨綠色的軍服，疊得整整齐齊地放在櫃子中間，袖口上破了個洞，又被針線縫了起來，一枚銀色的勳章別在領口，在燈光下閃閃發亮。